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他对我的爱 疼疼的

□萧萧

那一天是2010年的腊月十三,胶东半岛下了入冬最大的一场雪。上午8点半,一向早睡的我在济南的家中还没起床,手机突然响了。电话那端是母亲悲泣的声音:小燕,快回家吧,你哥哥快不行了,正在医院里抢救。我的手僵住了,脑子瞬间空白。“不会的!不会的!不会的……”我反反复复说的是这几个字。怎么能相信,怎么可以相信呢?那么一个“身体倍棒,吃吗吗香”的人怎么会突然倒下?!

哥哥和我感情深厚。打小,他就爱我胜过他自己。他去姨妈家串门,姨妈给他一块糖,他不舍得吃,一路攥到糖纸发黏,为的是回家给妹妹吃。21岁,当我执意为梦想只身来济南打拼时,他一遍一遍问我想了吗,他的眼神里全是不舍和担忧。见我点头,他有些黯然。火车启动了,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一把塞过来,我不接,他急得眉毛都拧起来了。妈妈说,那一晚,他回到家眼泪就下来了。我知道他是疼,他对我的爱疼疼的。一直如此,始终如此。

26岁,我如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。他听说后,在电话里连说了数个“好”。他说的好至少有三层意思:一是希望我找到好归宿;二是希望我生活得美好幸福;三是,我这个妹妹好了,他才好放心。太希望我好,他决定一个人辗转千里来济南看他的妹妹和妹夫。他从未出过远门,唯一的远行就是这趟济南之行。

早春三月的某个傍晚,当他真切地站在我家门口时,汗水从他的额头悄然滑落——他身后背着一只大大的旅行包,东西塞得满满,拉链已经从中崩开;胸前抱着一只大泡沫箱,沉甸甸的样子,一看就知道装满了胶东刚出海的鱼虾。当我们从他身上把这些东西一一接过来时,他不说累却直说他拿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。

见我在厨房里清洗鱼虾,他一把夺了去,说做海鲜还是他在行;我强调他来我家是客,他手一挥,说什么客啊,我是你哥。见我不走,他支使我,小燕,你去帮哥收拾下背包吧。

我心想能帮哥收拾下行囊也好。背包打开,没看见哥哥的随身衣物,散落眼前的却是我爱吃的东西——香喷喷的喜饼、烤鱼片、风干的虾干和乌贼、海蜇、裙带菜、脆甜的富士苹果……除了这些,他还特意给从事“笔杆子”工作的妹夫带了一支钢笔。爱屋及乌,这就是哥哥。

他在济南一共呆了三天,这三天他又让我重归受呵护的妹妹身份,坚决不让我下厨,理由是我不会做饭。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能做出不错的饭菜了,但是在哥哥的潜意识里,我还是那个饭来张口只会清水煮面的妹妹,他要竭尽所能地照顾我宠爱我。兄妹情是血浓于水的情,距离远了,爱愈发深了。

我和哥哥一直天各一方地生活着,他在小城蓬莱,我在省城济南。一年当中,我们最多见两三次面,基本上都是节假日,无大事,在父母家我顶多住十天八天就返回了。不是薄情,而是觉得有哥在父母就太平。三十几年了,哥一直纵容我没心没肺天马行空地生活着——我回家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: 刘兴东
●终年: 39岁
●籍贯: 山东蓬莱
●生前身份: 私营业主

或者离家,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他有多忙,都会亲自开车接我送我;关于家事他对我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父母偶有小恙,他隐着瞒着,直到他们康复如初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一声。他的心里,我是整个刘氏家族中一花不与众花同的那株兰。所以,我的每一点成绩,都让他觉得骄傲:当记者了,他说高尚;出书了,他说有才;开店了,他说有激情;自由写作了,他说按所想的生活也不错。

是的,我始终就是这样不管不顾自我自私地活着。从未俯身问过哥哥过得好吗?从来没有。哥哥是那种早熟懂事的孩子。读书时他学习成绩很好,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,他毅然选择了中专院校,学的是家电维修专业,毕业后在小城开店独自谋生。他一个人苦吗?我全然不知。只记得每次回家看到哥哥,他的双手都是黑的。有一次,他发现我一直盯着他的手看,不好意思地笑了,解释说哥是干粗活的,然后吃午饭的时候特意去多洗了几遍手。偶然去他的店里,他放下手里的活儿,又倒水又擦凳子给我坐。世界很大,哥的眼里却只有妹妹最重。这分情多年之后我才读懂。

我几乎没特意给哥哥买过礼物。一条名牌腰带,大概是我送他最贵重的礼物了。他当时接过去,显得有些手足无措,说:这么好的腰带我系上是不是可惜了。我让他系上试试,他说不用系,妹妹买的肯定很好看。在他幸福得无以言语的表情里分明写着“知足”二字。是怎样一种情深意重啊,能让一条腰带在箱底宝贝一样地存放多年,不舍得用。哥哥身故后,当我在他的遗

物里再见到它时,眼泪一下子狂涌而出,我不是哭,我是撕心裂肺地疼。

2007年,我升级做妈妈了,又体味到了哥哥的别样厚爱。他常常电话加短信地问候我,最后还因为担心我大龄不能顺产,一旦剖腹产伤口会长不好,执意让前来伺候月子的母亲给我捎来了胶东品质最好的鲍鱼和海参。孩子出生了,我打电话告诉他,他说:我真的当舅舅了吗?幸福来得太突然。

都说爱是带着体温代代相传的东西,果然是。有了他的小外甥女后,哥哥把对我的爱变本加厉又都给了她。第一次带小外甥女给他看,他激动得唱着歌背着她满屋跑,给她特意定制了长命锁和手镯。偶然发现小外甥女喜欢吃海胆蒸蛋,他高兴地说,原来你喜欢吃这个呀,舅舅去买,再去买,保证让你吃个够。那段日子,每天盯着他的小外甥女香香地吃海胆蒸蛋,是哥哥的乐事。

哥哥的性格随母亲,待人接物乐观热情,遇到啥事都能积极面对。我一直认为他会比我幸福,他一定要比我幸福。可是我所期望的幸福生活不仅没有像春天的花在他生命里如期绽放,还飞来了“横祸”——3年前,他在给别人修空调的时候伤了自己的脚,接着又被查出患了糖尿病。这些他直言片语也没透露给我,真相是我回家时偶然发现的。病床上,他一个人侧卧着,脚上缠着绷带,打着厚厚的石膏,我哽咽地喊了一声“哥”,眼睛就湿了,他又惊喜又慌张,拍着我的肩,歉意地说:小燕,这是意外,我没事儿,你看我哪像病人。一个月后,他奇迹般康复了。康复了,他又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小店里进进出出忙家电维修了。

都说大难过后必有后福。我想哥哥会有这个后福的。不承想,有一种人生像蜡烛,只懂得忘情燃烧自己却不问自己的身后路。2010年的深秋,他再度染病,刚开始整夜整夜地咳嗽,以为是风寒感冒,吃了大把的药不见好,这才去医院做了检查,结果令人愕然——结核性胸膜炎。母亲让他到济南来住院,他说这么点小病不用惊动妹妹。拖了一个月,哥哥在家里突然晕倒,这才不情愿地去烟台住院治疗。经过医生的综合诊断,得知是肺里有积液,抽净即可,心安了不少。这期间,我给他打电话,他跟我说得最多的话是,他没事,不用挂念。好人一生平安,我真的相信哥哥会没事的。结果,在我们这次通话后的第三天,他走了!

人的离去方式有很多种,只有哥的最让人疼——是一个人倒在公交站牌前隐忍地走了。清晨六点,下过雪的胶东格外清冷,嫂子本来是要送他回医院的,哥担心嫂子吃不消不肯让她送,说自己能行。终究是病体不康,他倒下再也没能起来!

哥39岁,他走的时候只有39岁呀!谁给他选择的权利让他就这样离去?为什么从此我的思念只能幻化成纸上他的名字?哥哥,哥哥,哥哥——任我一遍遍声嘶力竭地呼他喊他,从医院到家里,从殡仪馆到坟前,无人回应。高天黄土,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再也没有一个人疼我如他了,是的,今生没有了。

怀念

戴个帽儿也压不着

□刘清洲

我不时怀念去世三十多年的母亲。母亲张玉玲自幼就在美国力办的教会学校读书。之后,又在师范讲习所学习,毕业后接着就从事教育工作。结婚后跟我父亲学习中医。她的后半生又从事中医医疗工作。我们姐弟几人自幼就受到母亲良好的家庭教育,我们在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。我们姐弟现在事业上有点成就是与母亲的教诲分不开的。

一次,我儿子偶然在箱子底翻出了一个纸包;他把纸包一层层打开,发现一张泛黄的信纸,上面写着——

戴个帽儿也压不着。

母示

儿子不解地问我。我就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向他说了。一番。

那是在四十多年前的“文革”时代,我当时在一个基层医院工作。因大学毕业后专注于钻研医疗业务,被扣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走白专道路”、“里通外国”等“帽子”,我日夜受批斗。“帽子”满天飞,大字报铺天盖地,大会批小会斗,做不完的检讨遭不完的罪,不知道下一步的命

运如何。

有一次,有人通知我,晚上要开全院批斗我的大会。一种莫名的恐怖立刻笼罩住我,我如坐针毡不知所措。

正当我的精神将要崩溃之时,突然收到母亲的这封来信。我读完信后,顿时感到勇气倍增,像夜间迷路的人看到了北斗星,像迷航的船看到了灯塔,知道了下一步如何对付。

后来才知道这封信几经周折才到我的手里。

在批判我的那些日子,我的来信已受到扣押审查。医院清洁工老冯当时已是领导小组的成员。之前我曾给他儿子做过肠套叠整复手术,使他儿子化险为夷。这封家书已被扣押了近一个月,老冯突然良心发现,就在我将要被全院批判之前,他将我那份被他们审查过的检查材料还给我时,用手指重重地在材料上点了两下,说:“仔细看看里面!”

我拆开材料一看,里面赫然夹着这封信。

自古就有家书抵万金之说,母亲的信里虽然只说了一句话,却是一件无价之宝。母亲这句话使我面对邪恶势力能泰然处之,勇敢地面向未来。

最快乐的 并不是最成功的人

□流沙

有位朋友,在杭州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,整天忙得不可开交。怎么形容他的拼命呢?

在他租住的居室里,到处是方便面的袋子。他说除了应酬,要吃快餐,要吃方便面。因为天天跑工厂,下单子,和客商谈判,时间是以分计算的。他又在老家开了一家批发店,每周还需进货,实在太忙了。

杭州房价贵,他的目标无非要“拼”下一套房,买下一辆车,做一位成功人士,然后与女朋友体体面面地结婚。

得知他生病是在前年秋天,他得了直肠癌,而且是晚期。因为工作太忙,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。我去看望,他躺在床上,床前堆满了药瓶。我坐在他身边,不知怎样与他交谈,我努力寻找些轻松的话题。

他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说:“看来是老天让我休息。”我下意识地:“是啊,你平时太忙了,病了,倒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”

话刚出口,我觉得不妥。再看朋友,他的眼角悄然滑出了两滴泪。

他说:“我赚了多少钱,自以为成功了,才发现这不是快乐。现在总是想起以前我与你们在一起读书、打球,违反校规去看电影的日子,那些日子真是快乐。”

一个月后,他去世了。

朋友的离去,让我知道生命无常。每当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劳作得腰酸背痛时,每当为争强好胜欲罢不能时,我就会突然想起这位已在天堂的朋友。自己想要的东西,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成功吗?真的会带来快乐吗?

星云大师有几句箴言:把自己当作别人,把别人当作自己,把别人当作别人,把自己当作自己。这是多么富

有哲理的话,快乐其实并不取决于外在环境,而是取决于内在准则。那么,这世间许多事物本身并无好坏,全在我们怎么去看。没有钱就不快乐吗?没有房就不快乐吗?成功真的会带来快乐吗?

有位小学老师从业三十多年了,她说了一句令我惊讶的话:“对孩子要求不要太高,建议不要让他争第一,成绩保持在中等就可以了。”

一个有三十年教龄的老师,她的工作,就是为了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,何出此言?

她说:“成绩和快乐比起来,哪个更重要?”

我顿悟。

我一直教育儿子要比别人优秀,学书法、学钢琴、学外语……每每考试成绩不理想时,就责备他,惩罚他。一到考试,儿子就怕,生怕自己考不好,小小年纪就有了很大的压力。

记得在幼儿园时,儿子最怕吃萝卜。但有一次他却因为吃萝卜得到了老师奖励给他的红花——他为了得到那朵小红花,吃了自己不愿吃的东西。

传统教育不会考虑个性教育,它的目标就是告诉我们只有比别人好,才会有出息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失去了快乐?就是从最初的教育理念开始的。从孩子出生开始,我们就在教育孩子要掌握更多的知识,但从来不教给孩子该如何快乐地生活。

白岩松说过:一个从小就接受争先教育的孩子,长大之后是可怕的,他的成长过程不仅失去了欢笑,他走入社会,假如成为领导,他不考虑员工自身感受,把员工当作一种简单劳动力来使用;如果是一个普通人,那么他就会苛求自己,让自己在所谓的“奋斗”中穷其一生,至死也不明白,他到这个世上是干什么来的?他笑过了没有?他有没有享受过快乐?

这世界最快乐的人,并不是最成功的人。

投稿邮箱: www.3207@163.com

人间